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



依据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爱的觉醒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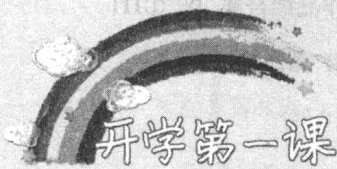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90-4482-1

《开学第一课》主题活动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(第一卷)

ISBN 978-7-5390-4482-1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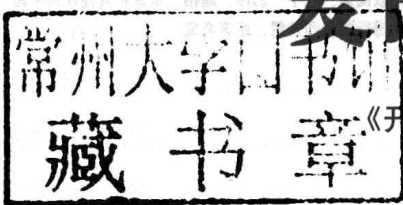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
JINGDIAN YUEDU

依据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爱的觉醒

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的觉醒 / 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编. —2版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1

(开学第一课)

ISBN 978-7-5387-5031-7

I. ①爱… II. ①开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86678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姜程程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杨纪云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爱的觉醒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/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7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

目录

CONTENTS

春的旋律.....	[苏联] 高尔基 / 001
风 箏.....	鲁 迅 / 005
祖 母.....	[丹麦] 安徒生 / 007
四种大谬误.....	[德] 尼 采 / 009
诚实的小偷.....	[俄] 陀思妥耶夫斯基 / 016
努力培养自己的美.....	柏 杨 / 033
怀念母亲.....	季羨林 / 036
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.....	张 洁 / 039
羞辱是一门选修课.....	王 聃 / 049
温暖的背后.....	小 树 / 051
松垮的黄衬衫.....	派翠西亚·罗伦兹 / 056
最后的舞步.....	里克·内尔斯 / 060
一 天.....	沈从文 / 064
父亲（节选）.....	梁晓声 / 072
白猫王子五岁.....	梁实秋 / 081
白猫王子六岁.....	梁实秋 / 084
你必有一样拿得出手.....	林 夕 / 086
天生赢家.....	[英] 罗宾·西格尔 / 088



面子的价值.....	吕宇强 / 093
回忆我的父亲.....	曹乃谦 / 095
我的母亲.....	王 蒙 / 101
两个朋友.....	陈忠实 / 104
信任的力量.....	陈文海 / 123
尽力而为还不够.....	蒋光宇 / 125
爱 着.....	张玉庭 / 127
100 \ “人”证.....	郁 青 / 128
200 \ 最好的帮助.....	吴淡如 / 131
300 \ 有一种谎言，让我们泪流满面.....	青 青 / 133
400 \ 幸福站立在苦难中.....	雪 儿 / 138
410 \ 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上.....	蒋洪莲 / 140
430 \ 听到幸福在歌唱.....	凡 娘 / 141
440 \ 尊重孩子的眼睛.....	毛志成 / 144
450 \ 歌 声.....	朱自清 / 146
460 \ 你 我.....	朱自清 / 147
120 \ 宇宙和人生.....	张中行 / 159
220 \ 老人与鹰.....	陈元武 / 161
300 \ 五十岁，我有了书房.....	项冰如 / 163
400 \ 这样的人生.....	三 毛 / 166
570 \ 卖花女.....	三 毛 / 175
180 \ 乡居笔记.....	周同宾 / 185
480 \ 相信自己吧.....	[美] 爱默生 / 187
680 \ 冬 林.....	茅盾
880 \ 冰 西·莫曼 [美].....	冰 西·莫曼

春的旋律

[苏联] 高尔基

在我房间窗外面的花园里，一群麻雀在洋槐和白桦的光秃的树枝上跳来跳去，热烈地交谈着，而在邻家房顶的马头形木雕上，蹲着一只令人尊敬的乌鸦，她一面倾听这些灰乎乎的小鸟儿的谈话，一面妄自尊大地摇晃着头。充满阳光的和暖的空气，把每一种声音都送进我的房间：我听见溪水急急的、潺潺的奔流声，我听见树枝轻摇的簌簌声。我能听懂，那对鸽子在我的窗檐上正在咕咕地絮语着什么。随着空气的振荡，春天的音乐就流进我的心房。

“叽——叽叽。”一只老麻雀在对他的同伴们说，“我们终于又等到了春天的来临……难道不是吗？叽叽——叽叽。”……
“乌哇——是事实，乌哇——是事实。”乌鸦优雅地伸长脖子，表示了意见。

我很熟悉这个持重的鸟儿，她讲话一向简短扼要，而且都不外是肯定的意思。她像大多数乌鸦一样，天生愚蠢，而又胆小得很。然而，她在社会上占有一个美好的地位，每年冬天她都要为那些可怜的寒鸦和老鸽子举行某些“慈善”活动。

我也熟悉麻雀，——虽然就外表来说，他好像是轻浮的，甚至是个自由主义者，但在本质上，他却是种颇为精明的鸟儿。他在乌鸦旁边跳来跳去，装出尊敬的样子，但在内心的深处，他很知道乌鸦的身价，并且在某些时候还免不了要讲上两三段关于乌鸦的不大体面的历史。

这时，窗檐上的一只年轻的爱打扮的公鸽，正热情地说服那只腼腆的母鸽：“假如你不和我分享我的爱情，那我就要因为绝望而苦苦地死——

“死掉，苦苦地死——死掉……”“您知道吗？夫人，金翅雀们飞来啦。”麻雀禀报说。

“乌哇——是事实。”乌鸦回答道。

“他们飞来啦，吵吵嚷嚷，飞来飞去，叽叽喳喳……这是一群怎样也不能安静下来的鸟儿。山雀们也跟着他们一齐来啦……正像往常一样……嘿——嘿——嘿。昨天，您晓得，我开玩笑地问过其中一只金翅雀：‘怎么，亲爱的，你们飞出来啦？’他毫无礼貌地作了回答……这些鸟儿，对交谈者完全不尊敬他的官衔、称号和社会地位……我呢，不过是一只七品文官麻雀……”就在这时候，从房顶的烟囱后面，突然出现了一只年轻的大公鸭，他压低嗓门报告说：“我本着自身的职分，细听栖息在空中、水里和地下的一切生物的谈话，并且严密注意他们的行动，我荣幸地报告诸位，那些金翅雀们，正在大声地谈论春天，而且他们胆敢希望整个大自然很快就苏醒。”

“唧——唧唧。”麻雀叫了一声，忐忑不安地望着这个告密者，而乌鸦却善意地摇了摇头。

“春天已经来过，而且来过不止一次……”老麻雀说，“至于讲到整个大自然的苏醒，这……当然，是件令人高兴的事……假如这能得到那些主管部门的许可的话……”“乌哇——是事实。”乌鸦说道，用赏识的眼光瞟了对方一眼。

“必须补充的是，”大公鸭又继续说，“那些金翅雀，还对他们要饮水止渴的溪流，据说——有些混浊，因而表示不满。其中有几个甚至胆敢梦想自由……”

“啊，他们一向如此。”老麻雀叫喊道，“这是由于他们年轻无知。这一点儿也不危险。我也有过年轻的时代，也曾经梦想过……它……”

“梦想过——什么？”

“梦想过宪……宪——宪——宪——宪……宪法？”

“只是梦想过。只不过是梦想而已，先生。不用说，曾经有过梦想……但是后来，这一切都过去了，出现了另外一个‘它’、更为现实的‘它’，嘿——嘿——嘿。您知道，对不起，对麻雀说来，这是更合适

的、更为必要的……嘿——嘿……”“哼。”突然响起了一阵有威力的哼叫声。在菩提树的树枝上，出现了一只四品文官灰雀，他体谅下情地向鸟儿们点头行了个礼，就叽喳地叫道：“哎，先生们，你们没——没有注——注意到，空气里有股气味吗，哎……”“是春天的空气，大人阁下。”麻雀说。乌鸦却郁闷不乐地把头一歪，用温柔的好像绵羊似的咩咩叫了一声：“乌哇——是事实。”

“嗯，是的……昨天在打牌的时候，一只世袭的可敬的鸚鵡也对我讲过同样的话……他说：‘哎，好像有股什么气味……’我就回答说：‘让我们看一看，闻一闻，弄个明白。’有道理吧，啊？”

“对，大人阁下。完全有道理。”老麻雀毕恭毕敬地表示同意，“大人阁下，任何时候都必须等一等……持重的鸟儿都是在等待……”这时，一只云雀从天空飞下来，落在花园里溶了雪的地面上，他忧心忡忡地在地上跑来跑去，喃喃地说道：“曙光用温柔的微笑，把夜空的星星熄掉……黑夜发白了，黑夜颤抖了，于是沉重的夜幕，如同阳光下的冰块，渐渐消失。充满希望的心儿，跳动得多么轻快，多么甜美，迎着朝阳，迎着清晨，迎着光明和自由。……”“这——这是一只什么鸟儿？”灰雀眯缝起眼睛问道。

“是云雀，大人阁下。”大公鸚在烟囱后面严峻地说。

“是诗人，大人阁下。”麻雀又宽容地补充道。

灰雀斜眼看了看这位诗人，叽喳地叫道：“嗯……是一只多么灰色的……下流货。他在那儿好像胡讲了一通什么太阳、自由吧？啊？”

“对，大人阁下。”大公鸚肯定了一句，“他是想在年轻的小鸟儿们的心中唤起那些毫无根据的希望，大人阁下。”

“既可耻，又……愚蠢。”

“完全对，大人阁下，”老麻雀应和着，“愚蠢之极。自由，大人阁下，是某种不明确的，应该说，是种不可捉摸的东西……”“可是，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你自己也曾经……号召大家向往过它？”

“乌哇——是事实。”乌鸦突然叫道。

老麻雀感到有些狼狈不堪。

“是的，大人阁下，我确实有一次号召过……但那是在可以使罪名减轻的情况之下……”“哎……那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那是在吃了中饭以后，大人阁下。那是在葡萄酒热气的影响……也就是说，在它的压力之下……而且是有限制地号召的，大人阁下。”

“那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轻轻地说的：‘自由万岁。’然后立即大声地补充了一句‘在法律限制的范围以内’。”灰雀看了乌鸦一眼。

“对，大人阁下。”乌鸦回答道。

“我，大人阁下，作为一只七品文官老麻雀，决不能允许自己对自由的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，因为这个问题，并没有列入我荣幸任职的那个部门的研究范围之内。”

“乌哇——是事实。”乌鸦又叫了一声。

要知道，不管肯定什么，对她反正都是这句话。

这时，一条溪水正沿着街道在哗哗地流，像轻声唱着关于大河的歌曲，说它们在不远的将来，在旅程的终点，将合流到大河里去：“浩瀚的、奔腾的波浪会迎接我们，拥抱我们，把我们带进大海里去。也许，太阳的炎热的光线，又会把我们重新送上天空，而在天空里，我们又会重新在夜里化成凉润的露水，变成片片的雪花或者是倾盆大雨落到地上……”

太阳啊，春天灿烂的、温暖的太阳，在明亮的天空里，用充满爱的和具有炽烈的创造热情的上帝的微笑，在微笑着。

在花园的角落里，在老菩提树的树枝上，坐着一群金翅雀，其中有一只正向同伴们唱着他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带着鼓舞力量的、一首关于海燕的歌。

“啊，他们一向如此。”

“只是对海燕而言，这一点儿也不危险。我也有过年轻的时代，也曾想过……”

“但是后来，这一切都过去，而且……”

风筝

鲁迅

北京的冬季，地上还有积雪，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中，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，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。

故乡的风筝时节，是春二月，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，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。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，没有风轮，又放得很低，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，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，早的山桃也多吐蕾，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，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。我现在在哪里呢？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，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，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。

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，不但不爱，并且嫌恶它，因为我以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儿。和我相反的是我的小兄弟，他那时大概十岁内外罢，多病，瘦得不堪，然而最喜欢风筝，自己买不起，我又不许放，他只得张着小嘴，呆看着空中出神，有时至于小半日。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了，他惊呼。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，他高兴得跳跃。他的这些，在我看来都是笑柄，可鄙的。

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，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，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。我恍然大悟似的，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，推开门，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现了他。他向着大方凳，坐在小凳上；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，失了色瑟缩着。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蝴蝶风筝的竹骨，还没有糊上纸，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，正用红纸条装饰着，将要完工了。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，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，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。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胡蝶的一支翅

骨，又将风轮掷在地下，踏扁了。论长幼、论力气，他是都敌不过我的，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，于是傲然走出，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。后来他怎样，我不知道，也没有留心。

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，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，我已经是中年。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，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，玩具是儿童的天使。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，忽地在眼前展开，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，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。

但心又不竟坠下去而至于断绝，他只是很重很重地坠着，坠着。

我也知道补过的方法的：送他风筝，赞成他放，劝他放，我和他一同放。我们嚷着，跑着，笑着。——然而他其时已经和我一样，早已有了胡子了。

我也知道还有一个补过的方法的：去讨他的宽恕，等他说，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那么，我的心一定就轻松了，这确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有一回，我们会面的时候，是脸上都已添刻了许多“生”的辛苦的条纹，而我的心很沉重。我们渐渐谈起儿时的旧事来，我便叙述到这一节，自说少年时代的糊涂。“我可是毫不怪你呵。”我想，他要说了，我即刻便受了宽恕，我的心从此也宽松了罢。

“有过这样的事么？”他惊异地笑着说，就像旁听着别人的故事一样。他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全然忘却，毫无怨恨，又有什么宽恕之可言呢？无怨的怨，说谎罢了。

我还能希求什么呢？我的心只得沉重着。

现在，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，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，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。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，——但是，四面又明明是严冬，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。

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。

祖母

[丹麦] 安徒生

祖母很老了，她的脸上有许多皱纹，她的头发很白。不过她的那对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，甚至比星星还要美丽。它们看起来是非常温和可爱的。她还能讲许多好听的故事。她穿着一件花长袍。这是用一种厚绸子做的，长袍发出沙沙的声音。祖母知道许多事情，因为她在爸爸和妈妈没有生下来以前早就活着——这是毫无疑问的！祖母有一本《赞美诗集》，上面有一个大银扣子，可以把它锁住，她常常读这本书。书里夹着一朵玫瑰花。它已经压得很平、很干了。它并不像她玻璃瓶里的玫瑰那样美丽，但是只有对这朵花她才露出她最温柔的微笑，她的眼里甚至还流出泪来。

我不知道，为什么祖母要这样看着夹在一本旧书里的一朵枯萎了的玫瑰花。你知道吗？每次祖母的眼泪滴到这朵花上的时候，它的颜色就立刻又变得鲜艳起来。这朵玫瑰张开了，于是整个房间就充满了香气。四面的墙都向下陷落，好像它们只不过是一层烟雾似的。她的周围出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树林，阳光从树叶中间渗进来。这时祖母——嗯，她又变得年轻起来。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，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，红红的圆脸庞，又好看，又秀气，任何玫瑰都没有她这样鲜艳。而她的那对眼睛，那对温柔的、纯洁的眼睛，永远是那样温柔和纯洁。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子，那么健康、那么高大。他送给她一朵玫瑰花，她微笑起来——祖母现在可不能露出那样的微笑了！是的，她微笑了。可是他已经不在了，许多思想，许多形象在她面前浮过去了。那个美貌的年轻人现在不在了，只有那朵玫瑰花还躺在《赞美诗集》里。祖母——是的，她现在是一个老太婆，仍然坐在那儿——望着那朵躺在书里的、枯萎了的玫瑰花。

现在祖母也死了。她曾经坐在她的靠椅上，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
“现在讲完了，”她说，“我也倦了，让我睡一会儿吧。”于是她把头向后靠着，吸了一口气。于是她慢慢地静下来，她的脸上现出幸福和安静的表情，好像阳光照在她的脸上。于是人们就说她死了。

她被装进一具黑棺材里。她躺在那儿，全身裹了几层白布。她是那么美丽而温柔，虽然她的眼睛是闭着的。她所有的皱纹都没有了，她的嘴上浮出一个微笑。她的头发是那么银白，是那么庄严。望着这个死人，你一点儿也不会害怕——这位温柔、和善的老祖母。《赞美诗集》放在她的头下，因为这是她的遗嘱。那朵玫瑰花仍然躺在这本旧书里面。人们就这样把祖母葬了。

在教堂墙边的一座坟上，人们种了一棵玫瑰花。它开满了花朵。夜莺在花上和墓上唱着歌。教堂里的风琴奏出最优美的圣诗——放在死者头下的那本诗集里的圣诗。月光照在这坟上，但是死者却不在那儿。即使在深夜，每个孩子都可以安全地走到那儿，在墓地墙边摘下一朵玫瑰花。一个死了的人比我们活着的人知道的东西多。死者知道，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出现，我们该会起多大的恐怖。死者比我们大家都好，因此他们就不再出现了。棺材上堆满了土，棺材里面塞满了土。《赞美诗集》和它的书页也成了土，那朵充满了回忆的玫瑰花也成了土。不过在这土上面，新的玫瑰又开出了花，夜莺在那上面唱歌，风琴奏出音乐，于是人们就想起了那位有一对温和的、永远年轻的大眼睛的老祖母。眼睛是永远不会死的！我们的眼睛将会看到祖母，年轻美丽的祖母，像她第一次吻着那朵鲜红的、现在躺在坟里变成了土的玫瑰花时的祖母。

四种大谬误

[德] 尼采

1

混淆因果的谬误——再也没有比倒果为因更危险的谬误了，我称之为理性的真正堕落。尽管如此，这个谬误却属于人类万古常新的习惯，它甚至在我们之中被神圣化，它冒着“宗教”“道德”的美名。宗教和道德所建立的每个命题都包含着它。教士和道德立法者是那理性之堕落的始作俑者。——我举个例子：人人都知道著名的柯纳罗的书，他在这本书里把他的节食推荐为活得长寿、幸福（以及有德）的良方。很少书能够如此多地被人阅读，直到现在，在英国每年还要印好几千册。我毫不怀疑，几乎没有一本书（当然《圣经》除外）像这个如此好心肠的怪东西这样，造成这么多的祸害，缩短这么多的生命。其源盖出于：把结果混同为原因了。这个厚道的意大利人把他的节食看作他长寿的原因；其实，长寿的前提，即新陈代谢的极其缓慢，微乎其微的消耗，才是他节食的原因。

对于他来说，吃多还是吃少并非任意的，他的节俭并非一种“自由意志”，他吃多就会生病。但是，倘若不是这种鲤鱼之躯，一个人就不仅最好，而且必须适量进食。我们时代的学者，神经力之消耗如此迅速，使用柯纳罗养生法只会致自己死命。



2

每种宗教和道德引为基础的最一般公式是：做这个这个，不做这个这个——你就将幸福！否则……每种道德、每种宗教都是这样的命令，——我称之为理性的巨大原罪，不朽的非理性。在我口中，这个公式转变为它的反面——我的“一切价值的重估”的第一个例子：一个发育良好的人，一个“幸运儿”，他必须采取某种行动，而对别种行动本能地踌躇，他把生理上配置的叙序带进他同人和物的关系之中。公式：他的德行是他的幸福的结果……长寿、子孙兴旺并非德行的报酬，毋宁说德行即是新陈代谢的放慢，除了其他结果外，长寿、子孙兴旺、简言之柯纳罗主义也是此种放慢的结果。——教会和道德说：“一个种族、一个民族因罪恶和奢侈而灭绝。”我的重建的理性说：当一个民族衰微，在生理上退化，接踵而至的便是罪恶和奢侈（这意味着需要愈来愈强烈和频繁的刺激，犹如每个耗尽的天性所熟悉的）。这个年轻人过早地苍白萎靡了。他的朋友们说，某某疾病应负其咎。我说，他生病，他不能抵抗疾病，这本身已是一个衰败的生命、一种因袭的枯竭的结果。报纸读者说，这个政党用这样一个错误断送了自己。我的更高的政治说，一个犯这种错误的政党原已末日临头——它不复有自己的安全本能。任何意义上的任何一种错误都是本能衰退和意志解体的结果——差不多可以用这来给恶下定义了。一切善都是本能——因而都是容易的、必然的、自由的。艰难是一种抗议，神与英雄属于不同的类型（用我的话来说，轻捷的足是神性的第一属性）。

3

虚假因果关系的谬误。——人们始终相信自己知道何为原因，然而，我们从何处获得我们的这种知识，确切地说，获得我们拥有这种知识的信念的呢？从著名的“内心事实”领域，而迄今这类“事实”中没有一个已经证明是事实，我们相信自己在意志的行为中是原因，我们认为至少在这

一场合当场捕获了因果关系。

人们也不怀疑一个行为的antecedentia，它的原因，可以在意识中寻找，并且只要去找，就总能找到——作为“动机”，否则就不能自由地作此行为，也不能对之负责。最后，谁会否认一个想法是有原因的，“自我”就是想法的原因？……在这三个似乎作为因果关系的保障的“内心事实”中，第一个且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意志即原因。意识（“精神”）即原因的观念以及更后面的自我（“主体”）即原因的观念纯粹是派生的，是在意志确定因果关系为既定事实、经验之后产生的……在此期间我们已经更善于思考了，我们今天不再相信所有这些说法。“内心世界”充满着幻影虚光，意志便是其中之一。意志不再推动什么，所以也不再说明什么——它仅仅伴随着过程，它也不能缺席。所谓“动机”是另一个谬误。它纯属意识的表面现象，行为的伴随物，与其说它体现，不如说它掩盖了一个行为的前项。至于自我，它已经变成了寓言、虚构、文字游戏，它完完全全停止了思考、感觉、愿望！……结论是什么？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的原因！这方面的全部所谓经验都见鬼去了！这就是结论！——而我们业已有教养地滥用了所谓“经验”，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作为原因世界、意志世界、精神世界的世界。最古老悠久的心理在这里起作用，它别无所为，对它来说，每个事件都是一个行为，每个行为都是一个意志的结果，世界化身为许多行为者，有个行为者（一个“主体”）悄悄潜伏在每个事件背后。人从自身投射出他最坚信不疑的三个“内心事实”，即意志、精神、自我，——他由“自我”概念才得出“存在”（Sein）概念，他按照他的形象、按照他的自我即原因的概念来设定“物”的存在。然后他在物之中始终只是重新找到他塞入其中的东西，这有何奇怪呢？——再说一遍，物本身，物的概念，仅是自我即原因的信念的一个反映罢了……甚至连你们的原子，我的机械论者和物理学家先生们，有多少谬误、多少退化的心理尚残存在你们的原子里！——更不必说“物自体”，形而上学家们的horrendumpudendum了！精神即原因的谬误被冒充为实在！被立为实在的尺度！被称为上帝！

4

幻想原因的谬误。——从梦谈起。例如，由于远处的一声炮击而产生的感觉，却给这感觉追加一个原因（常常是一整部小型长篇小说，正是这梦者在其中担任主角）。其间感觉以一种回响的方式延续着，它仿佛在等待，直到原因冲动准许它进入前景，——从此不再是偶然的東西，而是“意义”。炮击在一种因果关系的方式中，在一种时间的表面逆转中出现。后来的动机说明被首先感受到，还伴随着仿佛在电光中一闪而过的成千细节，随后才是炮击……发生了什么？某一状态所造成的想象被误解成了这个状态的原因。——事实上，我们在醒时也这么做。我们大部分通常的感觉——器官活动或受阻时的种种抑制、压力、紧张、爆发，特别是 *nervus sympathicus* 的状态——都激起我们的原因冲动：我们希望有理由处于某某状态——好的状态或坏的状态。只是简单地确认我们处于某某状态的事实，这从来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。只有当我们给这一事实提供一种动机说明之时，我们才容忍它，——即意识到它。记忆在这种场合无须我们知道就自动工作，唤来相似的既往状态以及与它们连合并生的因果说明（不是它们的因果联系）。当然，认为观念、伴随着的意识过程是原因，这种信念也是记忆造成的。某种因果说明的习惯由此形成，它实际上阻碍甚至杜绝了原因的研究。

5

对此的心理学说明。——把某种未知的东西归结为某种已知的东西，这使人轻松、平静、满足，此外还给人一种权力感。未知之物使人感到危险、不安、忧虑，——第一个冲动便是要消除这种令人痛苦的状态。第一原理，随便哪个解释总比没有解释好。因为事情本质上只涉及要摆脱压迫人的观念，至于采用什么方法摆脱它们倒不太严格。未知之物借以解释为已知的第一个观念干得如此出色，以致人们把它“当作真理”。快感